



2017年元月，继上海张江之后，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花落合肥，瞬间引起整个舆论场的“共振”。

合肥，一座中部城市，素来低调内敛，何以屡屡刷新人们对她的认知？

剖析背后的“密码”，就不得不提起一所大学，她的名字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一座城市，一所大学，风雨携手 50 载。合肥，把倾城之爱给了这所大学。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时光回到 50 年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战备疏散“一号命令”发出，在京一批顶级高校需要集体外迁，中国科大位列其中。今天我们可能难以想象，但在当年，对于这所大学来说，却是一次充满艰辛而又不知何方的“漂泊”。

自 1969 年开始，中国科大多次派遣人员，前往内地寻找安家之所，却因种种原因，均无功而返。

中国之大，真的就寻觅不到一个能放下安静书桌的地方？中国科学界的这颗璀璨明珠，在那个年代感到了不知所往的无措。

此时，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排众议，果断赶赴北京，力邀来院。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反复游说，终于说动了中科院领导。先是迁至安庆，但由于条件所限，最后落户合肥。

“每人每天省下一口粮，一定要让中国科大师生吃饱。”尽管自身十分困难，合肥人还是以包容的情怀、舍得的境界与开放的精神，向中国科大师生敞开热情的怀抱。

50 年前的那个冬天，北方大地寒风料峭。但在合肥，这座依然非常困难的城市，却把另一种温暖，慷慨地给了中国科大和广大师生。

没有校舍，迁走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让科大师生顺利“安家落户”。

寒冷的冬天，在没有集中供暖的合肥，中国科大却拥有了安徽省第一条“温暖专线”，享有专门开放暖气的待遇。

在合肥，中国科大还是最高级别的供电保障单位。合肥市政府可以停电，但学校不能停

电，这一切，就是要为潜心科研的科大师生送去光明。

……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半个世纪以来，合肥市乃至安徽省节衣缩食，给钱、给地、给政策，甘愿倾尽资源支持中国科大发展，用“家人”的温暖与真情，帮助科大师生驱散了那个漫长冬季带来的浓浓寒意。

千年书香浸润“三国故地”

今天的中国科大，已然成了合肥人心头的“宝贝”，许多城市也投来了羡慕的目光。回望这一段历史，感动于“倾城之恋”的背后，是这座城市“海纳百川”的包容胸怀、开放姿态，以及这座城市“崇文重教”的文化根脉、历史传承。

合肥，襟江带淮，因水得名，依水而兴，缘水而美。北宋酈道元《水经注》记载：“夏水暴涨，施（南淝河）合于肥（东淝河），故曰合肥。”

“肥水至肥口入淮水，施水于施口注巢湖。”两条河流同源而流向各异，也孕育了合肥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历史上，“轴轳千里，出湖入江”的江淮运河，更是滋养了一方水土，流尽了世间繁华。

合肥，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西汉时期的“文翁兴学”，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兴办地方官学之路。有人说，文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校长”，而他的家乡就在今天的合肥庐江。文翁少时好学，熟读《春秋》，奠定了他为官治学的根基。

始建于唐朝的庐州府学，让合肥浸润了千年书香。

清康熙年间兴建的横渠书院，历经 300 多年传承，至今仍然是合肥九中之一所在。

民国时期的合肥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才貌双全，风华绝代，特别是张兆和与文学大师沈从文的一生情缘被世人传为佳话。叶圣陶先生赞叹道，“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从合肥四古巷走出的科学巨匠、首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曾经就读于庐州中学（今合肥一中）。就在去年，这位 96 岁的老先生，还出现在中国科大 60 周年校庆的颁奖典礼上。

当然，还有铁面无私的包拯，晚清开放第一人李鸿章，台湾现代化之父刘铭传，“三造共和”的段祺瑞……

历史的天空，繁星璀璨。流在城市血脉里的，是永远不变的文化情结。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合肥？”

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合肥包容开放的文化传承正是一种情怀，它标示着一座城市的智慧远见和发展高度。

哪怕处于最困难时期，具备这种情怀的合肥，依然能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合肥？”科大人的深情之问，让这座城市真正感到，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慷慨，都是那样的值得！

1982 年，合肥被确定为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她的创新种子逐渐生根发芽。

1984 年，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在合肥成立，这是我国首个国家实验室。在全国仅有的 20 座国家实验室中，合肥坐拥 4 个。

1997 年，合肥被确定为国家首批技术创新试点城市。

2004 年，国务院批准合肥为全国首家“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

2010 年，国家科技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合肥确定为首批“创新型试点市”。

2011 年，合肥荣获中国“十大创新型城市”称号。

2012 年，中科院、安徽省、中国科大、合肥市四方共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启动建设，立志打造成为安徽省最具活力的协同创新平台。

……

前不久，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公布的 2019 年院士增选名单中，安徽省新增 7 位院

士，其中中国科大新增 4 位。在中国科学院新选举产生的 64 名院士中，中国科大共有 13 位校友当选，占比超过 20%。

从 1970 年到 2019 年，历经半个世纪，中国科大在合肥享受到一座城市的最高礼遇，她已经在这片温暖的土壤成长为行业的领头人。

对于合肥来说，中国科大这颗火种，究竟又蕴含着怎样的力量？

一所大学，让合肥这座城市的脚步更加矫健。

2018 年，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No.16——40 年：城市星火已燎原》，合肥成功上榜，成为改革开放 40 年最成功城市之一！

同年，英国《自然》杂志发布“2018 自然指数——科研城市”，合肥入选全球科研城市 50 强。“二线城市，一流科研”，创新合肥，享誉全球！

时间就像是历史的见证者，记录着一代代合肥人筚路蓝缕的艰辛，更见证着城校携手缔造城市之变的辉煌。

中国科大，增添了合肥的创新气质，更在赋能合肥的创新力量。

旷世情缘 一路芬芳

历史和未来，一路乘势前行。

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席卷全球，合肥与中国科大这对相依相恋的“城校搭档”，共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原始创新——成果转化——抢占产业制高点——爆发式增长”，合肥与中国科大共生共融、协同创新，走出了一条创新崛起的独特路径。

“悟空”探秘、“墨子”传信、热核聚变、铁基超导等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中国科大 18 个量子比特纠缠刷新世界纪录，首款国产量子计算机控制系统在合肥诞生，稳态强磁场、同步辐射等一批国之重器在科学星海中间闪耀光芒，创新之都正昂首迈向高光时刻。

你知道合肥最美的地方吗？翡翠湖、南艳

（上接 3 版）

第六个方面，是习总书记党建工作的理念和做法都非常超前。我们福州有两个外资企业，都曾经请习总书记给他们推荐共产党员干部去当管理者。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习总书记思想很超前，他能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各方面工作中的作用。一个是日本企业家塚本幸司，他在福州办了一家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主动向市委提出配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到他厂里去当管理人员。他说共产党的干部在政府工作，接受过训练，有一定经验，管理企业也会得心应手。他直接找到我和习总书记。当时习总书记很开明，把我们建设局的一个书记推荐给他，由塚本幸司培训了一年，然后做总经理。还有一个是美资企业明达塑胶，老板是美籍华人。他说自己有资金、有技术，但缺乏人才，请我们给他推荐一个干部。习总书记就把马尾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杜进兴推荐给了他。杜进兴是个老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从部队出来后，当过福州电线厂厂长，然后到马尾开发区管委会当主任，现在已经退休了。那时候，明达塑胶收购了一个快要倒闭的木材厂，交给杜进兴管理，在他手上，这个木材厂又重新运转了起来。为什么外资企业会选择共产党员干部？就是因为共产党员在企业当中发挥的作用，让外资企业感到可信可用可靠。所以，当时我们招商引资，有一招就是“用人去找钱”，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这个思路在当时也是很超前的。

采访组：请您具体谈谈，为什么这些外资企业会如此相信共产党的干部，愿意请党员干部来管理自己的企业？

洪永世：说到这一点，就要讲研习总书记和这些外国企业家们的接触与交往。习总书记与日

本实业家塚本幸司的交往，就很好地体现了共产党员的作用。

习总书记一共两次到过塚本幸司家。第一次是他 1990 年去日本访问的时候，因为我在福州的时间比较长，跟塚本幸司先生认识得比较早，我就推荐习总书记到他的企业去看看。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企业给我们培养了人才，我们有十几个工人在那里学习；另一方面是因为塚本幸司非常热爱中国，是中日友好的代表，对中国很有感情。习总书记到日本考察了当时城市的发展，走访了一些大企业，主要想考察市民、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况。这是他当时跟我讲的，所以我当时就如实告诉了塚本幸司先生。

第一次去的时候，在塚本幸司家里，他就问了习总书记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习总书记回答得很好。在吃饭的时候，塚本幸司就问习总书记：“您对儒商怎么看？”因为塚本幸司先生喜欢读《论语》，崇尚“半部《论语》治天下”。习总书记曾在厦门工作，很了解陈嘉庚先生，就引用了陈嘉庚先生的例子，回答说：“作为儒商，陈嘉庚先生高明之处在于，他深知经商与做人一样，要讲究德行。在生活上要崇尚简朴，在商场上要重信义、守信用，以诚立事。他也深知天时地利人和的道理，使企业充满祥和的瑞气，并以仁爱之心对待比自己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儒商还要敢于拼搏，要有屡仆屡起、永不言败的精神，体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气质。”这段对话是当时现场的日语翻译记录的。塚本幸司还问他：“此行感想如何？”习总书记说：“日本的先进科技、高楼大厦、设备齐全的工厂、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对我来说并不很感兴趣，这些东西只要发挥的人

能动性，都可以实现，不久的将来相信就能在中国见到，而且我们的产品还会出口到日本。但有一点我感触很深，看了几家工厂，日本员工的工作态度都非常认真，根本看不到偷懒或无所事事的人。日本农民也十分勤劳。日本现在能够建设得这么好，经济发展这么快，主要是靠各个阶层的勤奋工作，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塚本幸司对习总书记不俗的谈吐非常钦佩。

塚本幸司的夫人也谈到，在见到习总书记之前，本以为共产党人都是“洪水猛兽”，但当看到时年 37 岁的习总书记彬彬有礼、落落大方、笑容可掬，讲话既有条理又有哲理，不乏幽默感，而且富有经济和商业意识，觉得他是做大事的人，从此一扫心里“共产主义妖魔化”的阴影，对习总书记心怀敬重、满心称赞。由此可见，习总书记的人格魅力、领导能力、学习精神，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突出展现出来，这都是资料记载的。

习总书记第二次去的时候，把文坛泰斗冰心写的字——“中日友谊源远流长”送给塚本幸司。习总书记当时跟冰心介绍活动房引进和塚本幸司先生的种种友好言行时，谈到塚本幸司主动向福州市委“讨”专职书记监督企业一事，他说：“可谓旁观者清。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好的，能在人民群众中起先锋模范和带头作用，至少福州市建工局及榕东公司的共产党员们是受日方信任和尊敬的，否则塚本幸司先生就不会提出招工时要多招聘共产党员，认为公司里共产党员多了能办得更好，更不会再三提出要设专职的党支部。”习总书记说的这一番话，反映出他当年对党建工作和党员作用的思考。他在跟这些外

国友人的交往中，了解了国际上对我们的看法，也反观我们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习总书记当年给塚本幸司颁发了福州荣誉市民证书。塚本幸司一直把证书挂在家里，让儿子、孙子把中日友好精神传承下去。塚本幸司的儿子从日本有名的大学毕业，原先在三菱工作，后接手家族企业，每年都会来厦门看望我，我也问候他父亲安好。

记得是 1991 年，长江发洪水使安徽受灾，塚本幸司提出要给他们捐赠活动房。习总书记说：“你们企业刚刚起步，不要送太多，量力而行吧。”习总书记这种通情达理的做法，让塚本幸司很感动。

1993 年，塚本幸司给习总书记、我和当时的组织部长王建双三人写信，希望把他一生的积蓄捐给福建省委组织部作为培养干部的资金，折合人民币 8000 多万元。这 8000 多万元不是一次捐的，当时外汇管理很严，他只能分很多次用箱子一点一点地带过来。有时候自己带，有时候让工人帮忙带。他支持干部到世界各地调研、学习，还说这个钱虽然是从日本来的，但不需要都用到日本调研，可以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去学习管理和治理经验。这笔钱当时帮助了 200 多名干部，他们不仅去了日本，还去了新加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调研。后来省委组织部建立“富闽基金会”，到现在一直在运作下来，专门用来培养干部。

采访组：请谈谈您和习近平同志之间的交往。

洪永世：从我们一开始结缘认识，到后来在福州一个班子里共事近 3 年，再到后来我去他曾经工作过的厦门任职，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湖、王咀湖、柏堰湖、少荃湖……到过合肥的人，或许对这些都略知一二。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在寸土寸金的合肥，集聚在这些湖边的却是一个个协同创新平台：中德教育合作示范基地、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中科院量子创新研究院、北航科学城……

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合肥，这座正在“奋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之都”的城市，再次以舍得的境界，把最美的环境、最优的生态给了科学家，倾心打造最美科研圣地，让科学家们在这里仰望星空、探索未知、预见未来。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站在创新发展的风口，合肥坚定不移下好创新先手棋，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实现生产力，让科技创新的高度支撑产业创新的厚度。

“量子通信从科技研发到成果转化，每一步都离不开合肥的大力支持。是合肥的环境以及决策者的眼光，促进了量子通信的发展。”多个场合，科学家潘建伟都对合肥不吝赞美之词。

科学，重新定义了合肥这座城市的氣質；创新，开辟了合肥迈向星辰大海的征途。

从最初的省会之争，到省内的遥遥领先，再到引领安徽融入长三角。科技创新，犹如粒粒造血因子，融入合肥的血脉，助推她兴盛崛起，驱动她踏上充满希望的未来。

时光匆匆，合肥从未停下她前行的脚步。2017 年，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开工建设。主体建筑从光子假说“E-HV”中汲取灵感，将光子的波粒二象性特征引入建筑形态中，借用数学符号“∞”生动展现量子纠缠之美，也寓意着量子科学的无限想象。

2018 年，中国科大高新园区正式开工。建成后，依托先研院、中科院量子创新研究院，将形成原始创新、人才培养和成果转移转化的创新闭环，成为合肥创新发展的新引擎。

未来，中国科大在合肥将会有六个校区，分布在城市的各个区域，如一颗颗闪亮的珍珠，让这座城市更加熠熠生辉；又如一盏盏指向未来的知识灯塔，与合肥一起携手向前，奔向远方。

“合肥不错，居皖之中，是可以有大作为的！”此刻，回想起毛泽东对合肥的期许和重托，我们不禁感慨万千。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安徽视察时深情地说，“合肥这个地方是‘养人’的，培养出了这么多优秀人才，是一片创新的天地。”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创新，恰似信仰殿堂明亮的灯火，让一所大学的追求与一座城市的未来如此紧密相连。

岁月，会给一座城市留下很多很多记忆，但合肥与中国科大 50 年前的那场“遇见”，以及历经半个世纪的“倾城之恋”，却是那么的温暖和深情；当我们向着更远的未来进发，这种割舍不断的情缘将会更加一路芬芳！

（作者系安徽省合肥市长）



在福州工作时，我们茶余饭后都会对一些交流看法，当然是以工作为主，很容易形成一致的意见。我印象中，他非常爱读书，博闻强记，出门就带着书，人文的、历史的、科技的都会有。他工作非常繁忙，都是用点滴时间来学习。

1990 年 5 月，习总书记到福州当书记，他马不停蹄地下去调研，了解情况。没想到，我们 9 月一起外出调研的时候发生了一次车祸。我们那个时候下去调研都是坐中巴车，那天我和他还有随行的 4 个市级领导一起，先在福清调研，午饭后又赶到平潭。回福州的时候，我们分乘两辆车。可能司机没有休息好，我乘坐的那辆中巴车突然撞到前面的货车上。我当时坐在第三排，虽然没有外伤，但得了脑震荡。习总书记冷静处置，并有条地指挥善后工作，安排治疗、抢救、恢复交通秩序等等。事后，习总书记对我非常关心，经常来看望我。

工作之外，习总书记对我和我的家人也十分关心。比如我夫人生病的时候，他特意让彭丽媛老师来看望。1992 年 12 月，省委临时决定要把我从福州调到厦门，想到夫人当时身体不好，自己又要离开福州，我当时犹豫了好几天，有点小情绪。有一天晚上，习总书记和彭丽媛老师专程来到我家里说：“你家属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期，就留在福州，有什么困难我帮你解决。”1995 年，我夫人在北京天坛医院做脑部手术，因为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他知道以后，就叫彭丽媛老师到医院去看望我夫人。2010 年他到厦门来，一见到我就问我家里的情况，询问我爱人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在和习总书记交往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他的坦诚与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关心。